潛龍王府住鳳凰

（續昨）三月廿日晴——朱啓鈐來；駱公廟狀元來，言爲闔使又爲議員。曾岳松設席觀音寺街（按：前門外大棚欄向西延長，名觀音寺街）慶奉春，楊夏諸人同集，（會）自來迎送。往大棚欄尋舊迹皮小李店（「皮小李」李連。英紳號，李在大棚欄開骨董店，專做來京外官陸見時進貢西太后禮物生意，李再以貢物重置店中，多次出售，故皮小李富甲一時），皆迷方向矣。

三月廿一日晴——有二處集會，初未知何處。午來電話，云「孔（敬）社博覽」。携代功同往，誤北行入西安門至國務院，乃知其誤。回車出宣武門至北半截胡同，見張設新棚，入一矮屋而內甚曲。徐爲主任，設流水席，推我主祭（孔教社博覽會之祭孔典禮），博覽而「釋菜禮」，所未聞也。

熊鳳凰）主人出見。云「攝政王府也，府未成，王失政，獨見五十萬金」。愼之，榮陳楊郭來，鄭叔進（沅，探花）後至，散已將夕……。還寓，改乘鬼至湯熙五（繼銘）議長處會飲，仍是熊處諸客。散已二更，夜摸牌至子夜。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按：此記極妙，民初北京孔教會之荒唐如此，誠老中平生未見者也。又記云：「主祭之音過也。仍入宣武門，過寓街，令代功還寓，復至國務院，前內閣總理熊寓（希齡鳳凰人，稱潛龍，未再還而國亡矣。

免冠常服，實爲爽禮。

平湖飯店。清制王府生了皇帝，名「潛龍邸」，光緒四歲繼統，乃修北城什剎海北醇王府。熊在民初以總理之勢購得，居其部份。及光緒卅四年，北府小醇王載灃三歲子宣統再繼位，北府遂又

「脈搏」即官方？

海角 曉吹

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個節目叫「八十年代香港脈搏」，名字改得不錯。可惜節目主持人訪問的，被封爲「脈搏人物」，有點那個。從漢語習慣來說，這個名詞簡直不通了。

若籍不擬跟港台的人討論怎樣不通。因爲，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語文常識問題，不意港台的第一台，「無人」是說，我要問的——應該是說，我要問的。

我要說的——應該是說，我要問的，是所謂「脈搏」，是否等如「官方」？

已知的「脈搏人物」，除已接受在本欄出現）外，還有譚惠珠、梁淑怡、李植悅等議員。

在小小老百姓眼中，「議員」都是官方人物，因爲就職時要向英女王宣誓効忠。

除了新聞處長和議員這些官方人物，沒有「脈搏人物」呢？或者民間個個患了「無脈症」，藍均大夫替人把「寸關尺」時也無所施其技吧！

這也難怪，香港電台是官方電台，即使民間有許多「脈搏人物」，也是先「官」後「民」的吧！

名不載「次」，在香港電台台長，她的芳敏儀（前任）、李植

客窗隨筆

歡喜

他其及化丁拉與字體簡

若翁對簡體字的意見，我有同感。在簡體字與拉丁化兩者中，我取拉丁化，理論上這是根本解決中國文字的問題。台灣官方反對拉丁化，其實在中國省、市中，除了北京市要推台灣省最宜拉丁化。普通話的標準音本北京音，而台灣也早已普及普通話，唯稱國語而已。若爲提到的本簡改繁的俗字，香港的確流行，近年報紙上重飲食版，又有飲食雜誌，于是對「品嚐」的第二字多加一個「口」者習見，若干「食評家」定要多一張「口」便于試菜嗎？一笑。星期日往理髮店，理髮師給我看一份暢銷報，其標題上對「油麻地」之「麻」從「草」，這俗字亦改簡成繁了。在香港，除了「麻煩」，其他都多對「麻」從「口」。「油麻」兩字正確之至，又稱「脂麻」，「油麻」言其多脂；「脂麻」言其多脂。「芝麻」的第一字，亦「脂」的俗寫，但「芝」非俗體字。

港人對「鰌」多作「蟮」，此「蟮」祇應用于加「曲」而指蚯蚓。香港新聞界有所謂「蟮稿」，第一字亦每從「虫」。我也寫「飲食稿」，有時用到「鰌」，每用紅筆書「魚」，刊出成「虫」的亦有。香港報紙上若干錯字不應由作者負責，有些作者的原稿不如我之「花」，但他即使寫得清楚，也要給有關方面改錯，而有關方面則非一個部份。有一同文對原稿很注意，刊出則不看，他說：「發現別人造成的錯誤，自己會憤怒，甚至影响文思。」他做得也對。

我的英文名字

我個人的姓名，予人以簡潔感，但我所用的英文名字，則剛剛以此相反，既長而又複雜，有一回上法庭當証人，法官寫下我的全名，亦花時達五分鐘之久。

如要音譯起來的話，那是「薩奇利、雞萊柄斯、格連史德烈特、郭大維」。

新近到三越逛逛，發現到有新的製印T恤在該處出售。

一般傳統的製印貨，大多數是光面的那一種，根本上是小兒科恤上。答案是可以的，于是黑得恨，一旦經過洗水可就會顯得底經字是一套，裡底黑字又是面目全非的。

不過新的一種却截然不同，一來是冬天穿的棉質地，二來另加多少費用。細算一下，我的英文名字，連姓氏也加上去，是一共有三十六個字母。

也就是說，全名寫出來，字母比較別人的，多了起碼一倍，因爲假如是英式一姓一名或照中文姓氏譯音而是三個字的話，用十八個字母，是已經很充份的了。

醒目詩詞

生查子

美艦可以訪華

西洋艦訪華，已有英和法。美艦亦能來，或有人驚煞。其實甚平常，早已該明祭。既改善邦交，此路必能達。

港九港物

修裝

對戶吳家大興土木，進行室內裝修。這天，忽聞吳太和裝修公司老板文叔吵起來，我亞八忍不住走過去看個究竟。吳太氣到要哭，向我訴苦，她道：「他講明換個廁兜五百，換一隻木門一百七十元，現在新廁兜和新門都搬來了，却不替我換，要加我七百元工錢，那有這道理？」文叔道：「我們替你更換，我當然不替你換啦！」吳太道：「你現在是替我裝修，當然也算了在內，如果要另給工錢，爲什麼你不預早講明？」

和吳太這般遭遇的情形，我亞八也曾見過。慫恿顧客更換這樣，更換那樣，道：「這些東西已殘舊了，何不趁着裝修，一起更換？」顧客起初爲了省錢，認爲可不換便不換，現在聽了他的話，覺得也有道理，便改變主意，加換了或更改了一些東西，結果便弄出糾紛。其實裝修一定要事先訂明用什麼材料、什麼牌子，工錢多少，才可保無虞，一般住家人都很少這樣做，結果往往吃虧。

話說

食街

天津在市中心建成一條「食品街」，除將各地風味的食品集中一處外，還將設曲藝廳、舞廳、酒吧，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籌建「食品街」。北京亦決定，這是海外人士樂於聽聞的消息，不僅爲了內地人民吃得更好而高興，也爲了自己的口腹之慾而高興。

大家都知道北京有很多著名的小食，香港人旅行北京都無法吃到，原因是找不到門路。書上看到的著名的青椒肉、羊頭肉、醬肘子、燻雁翅、滷煮炸豆腐等富於地方風味的北京小食，據說既經濟又實惠，可是香港人去到北京只能一頓塡鴨。塡鴨香港也有，不比北京的差。將地方風味小食集中一個地方，旅遊人士就方便了。有些人吃地方小食很恐怕腸胃不適，吃了生病。不吃地方菜，只吃北京的，主要是讓人民吃飽，不要由吃種食物而用「立決」之「跳禿」。和尚削去三千煩惱絲，以光頭示人，「禿」稱之就有點不敬，俗語有云：「一句老一點的叫「爲食街」。其實「爲食街」是大牌檔的集中地，專售粥粉飯麵、滷炸小食、鹹甜糕點之類的平民化小食。到了銅鑼灣香港叫食街，銷費開始升級。但仍以恭敬的態度，食和其他副食爲主」。

「食品街」，香港叫食街，古老一點的叫「爲食街」。其實「爲食街」是大牌檔的集中地，專售粥粉飯麵、滷炸小食、鹹甜糕點之類的平民化小食。到了銅鑼灣香港叫食街，銷費開始升級。但仍以恭敬的態度，食和其他副食爲主」。

不准人說

舊小說寫一些可惡的和尚，通常都衝口而出叫「跳禿」。和尚削去三千煩惱絲，以光頭示人，而用「禿」稱之就有點不敬，俗語有云：「一句而傷及旁人。但對和尚本身却不能因爲自己是光頭，而因有人罵「跳禿」、「禿奴」、「狗奴」、「禿子」，就認定是罵自己。好在正當出家人，都有謙恭容人之量，你罵他，當你唸經。

假如自己朋友中，若有人出家，愛屋及烏便硬要對那些不守清規者，不能罵，那眞是一種罪過的事。自己出了家，六根清淨，別人指着鼻子大罵，一般是唸佛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」，你即使有天大火氣，亦罵不下去，此亦是出家人的一種涵養。

但世上却有一種僧人，自己做了和尚，又怕人說他是和尚，和尚是靠唸佛經接受施主布施過活，却又要裝闊氣，怕人說和怕聽，眞是道行未深，心理未平衡。

魯智深是和尚，給人加上個「花」字去形容變成「花和尚」，因爲他雖未開桃色新聞却是好酒好肉，有時亦殺人，但他的好處是從沒有反對別人給他「花和尚」的諢號。

閑話

不准人說

·蘊華·

醒目

移花接木·有水便生

昨縷述清代刑部衙門監獄之黑幕，還未完結，據當時律例，凡大盜未有殺人罪行，與及其他同謀罪犯。只有主謀一二人，經審訊後，立即執行死刑，其他犯人，就要坐牢，待秋天審決，立即綁紮犯人行刑。有某君兄弟，犯了「立決」之罪，經已具結執行，但行刑官對此罪犯說：「你有黃金千兩，可以回給我黃金千兩，我可以回去也。」那已被判死刑者囚犯均知曉。傳說這行刑官，某夕突然暴斃，人們說是「天奪其魄」，因果之說耳。

上述奇聞，據方苞目述，係眞人眞事，還有其他故事，稍後再記。

有人懷疑這種作弊方法，如被上峰查出，死多一次也。刑官笑道：「請勿担心，如果負責處理此案之官員，要求覆查、再行處理的話，我們犯法之輩，當然沒有生還之望，但他這頂烏紗帽，也必然隨之而丟失。做官的人，怎會爲一二人之生命而丟去自己的前程呢？所以大可放心，有「水」萬事皆通也。」

這宗案件，結果是以另外兩人，頂替了某君兄弟而被殺，主審官知道其事，也不敢聲張，任由行刑官頂包去也。這宗事件，雖中間有人關「疏通」，使行刑官知道其事，也不敢審官知道其事，也不敢聲張，任由行刑官頂包去也。這宗事件，雖中間有人關「疏通」，使行刑